

ONE HUNDRED OF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源氏物语

(日) 紫式部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源氏物语

[日]紫式部 著
黄锋华 译

(下)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第三十九回 法 事

前年一场大病后，紫夫人愈发憔悴起来。倒是说不清落下了什么病，只是一直萎靡困顿。虽然并无大碍，但积年累月，总无康复之望，身体就日渐垮了下去。源氏为此不胜忧愁。他觉得比她迟死一刻，也不堪其悲痛。但紫夫人自己认为：在这世间已经享尽荣华富贵，心满意足。一身已无后顾之忧，何必强求苟延性命呢？只是辜负了多年来与源氏白头偕老的誓愿，实甚可叹。因此心中独自悲伤。为了修后世福德，她举办了许多法事，并且恳切地请求源氏主君，让她出家为尼，以遂夙愿，使她能在不多的余生里能专心修行。可是源氏坚决不允。源氏自己也有出家修行之志，如今紫夫人如此恳切要求，他原本想乘机提早和她同入佛道；但念及一度出家，必须决心绝不过问世事，方可相约在极乐世界同登莲座，永为夫妇。然而，在世修行期间，即使同一山中，亦必远隔溪谷，两地分居，不能互相见面，方能专心修行。如今夫人病体如此衰弱，已无复健之望，倘欲就此分手，离居异处，实甚难舍。倘若如此，则道心混乱，反而玷污山水清秀之气。因此踌躇不决。这在那些刚毅果敢、毅然遁入空门的诸人看来，似乎落后了许多。紫夫人觉得若不得源氏主君许可，独断独行，擅自出家，又觉太过草率，且亦违背本愿。因此对丈夫颇感怨恨。她担心的是自身罪障深重之故，心中甚是不安。



源氏物语

这些年来紫夫人一直有一私愿：请僧人书写《法华经》一干部。此时急于要实行这供养，就在她当作私邸的二条院内举行。按品级赐赠七僧的法服。法服的配色、缝工等等之讲究，均无与伦比。这法会中一切排场，都非常隆重庄严。紫夫人不曾郑重其事地和源氏主君商量，因此源氏并未给予各项措施以详细指示。然而夫人的计虑十分周至。源氏见她如此深通佛道，觉得此人之慧心不可限量，暗叹不已。他只在大体上帮办了些事务。关于乐人、舞人等事，均由夕雾大将负责处理。

赠送诵经布施及供佛物品者极多，有皇上、皇太子、秋好皇后、明石皇后，以至源氏诸夫人等。只此数项，已经堵塞道途，何况此时朝中人人都热心赞助此法会，故气象无比盛大。不知紫夫人是何时准备这种种设计的。似乎早在几世前便规划了此宏愿。当日花散里夫人与明石夫人都到场。紫夫人将南面和东面的门打开了，在正殿西面的库房设席。诸夫人的席设在北厢，仅用屏风隔开。

这时正值三月初十日。樱花盛开，天高气爽，真乃良辰美景。佛菩萨所居极乐净土，景象恐与此地相差不远。就算并无特别深厚信仰的人，到此亦觉四根清静罪障消除。僧众齐声诵念《法华赞叹》的《樵薪》之歌，响落梁尘。即使在平居静处之时，听了也会默然心动，何况此时，紫夫人听了更感凄惨寂寞，万念俱灰，便即席吟诗，叫三皇子送给明石夫人，诗云：

“身随物化不须惜，
薪尽烟灭亦可哀。”

明石夫人心忖：答诗若道些伤心之言，将来被人听到，要怪她



不知趣。于是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：

“樵薪拜佛今伊始，
今生修行岁月长。”

僧众通夜诵念，庄严之声与舞乐的鼓声交相呼应，终夜不绝，饶有佳趣。

天色渐明，烟霞之间隐约露出花木，生趣蓬勃，春景毕竟是牵惹人心的。百鸟千种鸣啭，美音不亚于笛。哀乐之情，于此为极。此时奏出《陵王》舞曲，曲终声调转急，异常繁华热闹。诸人都褪下衣袍，赏赐舞人、乐人，缤纷绚烂，在此时看来更富佳趣。诸亲王及公侯中擅音乐、舞蹈者，都各尽施才能。在座诸人，不分尊卑贵贱，无不兴致昂扬。紫夫人观此情景，自念余生不多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似觉万事都可使她伤心。

法会在第二天继续举行。紫夫人因昨日破例起身一整天，今日疲惫不堪，便在床卧休。多年以来，每逢兴会，诸人都来参与，表演舞乐。其人个个风姿撩人，才艺超群。紫夫人看了这光景，听了琴笛之声，觉得今日是最后一次了，便仔细观察自己未曾注目过的人，不胜感慨。何况看到同辈诸夫人——她们过去每逢四时游宴，互相会面，虽各怀竞争之心，表面总是和和气气的——虽然她们也不能长久在世，然而毕竟只有我一人将最先烟消玉殒。反复思量，无限感伤。法事圆满之后，诸人各自归家，紫夫人自觉此次是永别，不胜痛惜。赋诗赠花散里云：

“此生佛事从今了，



源氏物语

世代良缘信可期。”

花散里答诗云：

“纵使寻常行佛事，
也能世代结良缘。”

法事结束之后，便乘此机会继续举办诵经及忏法昼夜不断，庄严郑重，绝无怠慢。然而这种功德终不见效，紫夫人的病还是不见起色。于是做功德成了每天例行之事，在各山各寺继续举行。

紫夫人向来怕热，今年夏天更觉高温难耐，常常热得发昏。她并不感到某处特别痛苦，只是身体日渐衰弱。因此旁人看了也并不惊慌。众侍女推想往后的日子也不知会怎样，只觉眼前一片黑暗，实在可怜。明石皇后闻知继母只管如此，也乞假归宁，住在东所。紫夫人这边也准备迎驾。皇后归宁的仪式与往常一样。但紫夫人想起自己不能亲见她来日的荣华富贵，看到一切都倍感凄凉。她听见皇后的随从一一唱名，侧耳倾听，知道这是某人、那是某人。许多高官贵人陪送皇后归宁。明石皇后久不见继母，见了觉得无比亲切，二人畅叙别情，娓娓不倦。此时源氏主君进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今夜好似离巢之鸟，甚是没趣。让我到那边去休息吧。”便回到自己房间里去。他见紫夫人起身，心中自然欢喜。但这也不过是暂时的快慰而已。紫夫人对明石皇后说：“我们分居两处，要你劳步来探我，真让你受委屈了。而要我到那边去探望你，实在走不动。”明石皇后就暂时住在紫夫人这里。明石夫人也来了，静静地与紫



夫人共叙衷肠。紫夫人心中想起许多事情，但并不过多地谈起身后之事，只是从容谈论平凡世事，词句简洁，含义深长，更甚于千言万语，显见其心中怀有无穷感慨。她看看明石皇后所生皇子皇女，说道：“我很想等到他们成长立业的那一天，因此对于这个无常之身，还有几分舍不得呢。”说罢流下泪来，容颜凄凉而优美。明石皇后想道：“继母为何如此悲观？”便也跟着垂泪。紫夫人深恐不祥，并不多谈身后之事，只是嘱咐道：“这些侍女服侍了我多年，没有可依靠的亲属，也甚是可怜。象某人、某人等，我死之后，还望多多照顾。”

在季节诵经开始后，明石皇后便回东所去。三皇子在诸皇子中长得最为可爱，此时常在各处闲步。紫夫人精神好转之时，便召他来，乘无人听见，便问他：“倘我死了，你想念我么？”三皇子答道：“一定会想念。我同外婆最好，比皇上和皇后还好。外婆倘没有了，我会很难过。”他用手擦拭眼睛，借以掩饰泪痕。紫夫人微笑着流下泪来，又对他说：“你长大起来，就住在这屋子里。每逢这庭前的红梅和樱树开花之时，你要用心爱护它们。有机会时，折几枝来供在佛前。”三皇子点点头，望着紫夫人的面孔，自觉眼泪又要夺眶而出，便回转身，走了开去。这三皇子和大公主，是紫夫人精心抚育长大的，她不能亲见他们成人立业，甚感惋惜悲伤。

终于挨到了秋天，气候转凉，紫夫人的精神也略有好转，然而还不稳定，稍不经心，病就复发。秋风虽然还不曾“染上人身”，但紫夫人总是垂泪度日。明石皇后假期已尽，即将回宫，紫夫人想请她再多留数日，希望能多见几面，但觉难以启口。况且皇上不断遣使来催皇后回宫，亦不便强留，因此也并未向皇后提起。但紫夫人不能到她那边去相送，只得让皇后到



源氏物语

这里来告辞。要劳驾她，实不敢当。但倘不再相见，就此相别，则又觉遗憾。于是在房中为皇后另设一席，请她进来。紫夫人这时已非常消瘦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倒凭增了几分雍容优雅之色，容姿实甚可爱。以前青春时代，相貌过分娇艳，光彩夺目，有似春花之浓香，反而浅显。今则但见无限清丽之相，幽艳动人。似此美质，而不能久留于世，教人想起了甚为伤心痛惜？是日傍晚，秋风凄楚，紫夫人坐起身来靠在矮几上，想看看庭前花木。此时源氏主君进来了，他一看见，就说道：“今天你能起身，真是难得！皇后在这里，你的心情自然爽快起来。”紫夫人看见源氏主君因自己的病情略微好些便如此欢喜，甚感伤心。因念自己死了，不知源氏主君将何等悲恸。悲从中来，感极赋诗：

“露在青苔上，分明不久长。

偶然风聚起，消散证无常。”

此时，将人生比作风吹花枝倾侧、花上露珠难留之状，使得源氏悲恸不堪，便答诗云：

“尘事如风露，争消不惜身。

与君同此生，不后不先行。”

吟罢，泪如断了线的珍珠，纷纷落下，揩拭也来不及。明石皇后也赋诗云：

“万事如秋露，风中不久长。



谁言易逝者，唯有草边霜？”

紫夫人细细打量着两人的雄姿美貌，自觉可爱至极，实指望如此相处千年，才有意义。可惜天意如此，无术长留世间，深可悲叹。

紫夫人忽然对明石皇后说：“请你回东所歇息吧。我此刻非常难过，遂想躺下了。虽然身患重病，也不可失礼。”便拉拢帷屏，躺下身子，那样子显得比平常疼痛得多。明石皇后见了，心想今日为何如此厉害，不胜担心。便握住她的手，一边望着她一边啜泣着。这真象刚才所咏花上露珠的消散，已经到了弥留状态了。于是邸内骚动起来，立刻派遣无数人员，前往各处命僧人诵经祈祷。她以前曾有好几次昏厥过去，后来又复苏过来。源氏早已习惯，以为此次与以往无异，便举行种种驱鬼之法。但闹了一夜，终不见效，天明时分，紫夫人竟长逝了。明石皇后不曾回宫，得亲自送终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。院内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不应该死，悲恸之极，似觉身在噩梦之中。这原是当然之事。此时院内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办事。所有的侍女都悲痛欲绝。源氏主君尤为悲恸，无法自制。

正在此时，夕雾大将前来参见。源氏便召他到帷屏旁边来，对他说道：“看来已无望了。她多年以来心怀出家之志，到此临终之时，未能遂其心愿，实甚可怜。祈祷的法师与诵经的僧众，都已停止念诵，纷纷退去。但总还有若干人留住在此。现世功德看来已无望，但至少希望她在冥途上获得佛力庇佑。你去吩咐他们，快快准备为夫人落发。此等僧人之中，不知谁善授戒？”他说时精神貌似振奋，然而脸色异乎寻常，悲恸之情难以隐藏，眼泪淌个不停。夕雾看了，觉得这也难怪，



自己也悲伤起来。答道：“鬼怪等物，为蛊惑人心，往往使人气绝。此次又是此种伎俩，也说不定。既然如此，不管怎样，出家总是好的。即使出家一日一夜，功德也还是有的。不过若是真的已气绝，仅仅为她落发，可能也不能使死者在冥途获得佛力庇佑，徒然增加生者悲痛耳。不知父亲尊见以为如何。”他陈述己见之后，还是把愿意在七七忌中诵经回向的僧众某某人等召集起来，一一吩咐了各自的事情。凡此种种，皆由夕雾一人料理。

这么多年以来，夕雾对紫夫人并无任何野心，他只希望找个机会，象那年朔风那天似地再见她一面，并且略微听听她的声音。这愿望始终在他的心头盘旋，但声音终于是听不到了。他想：“现在紫夫人虽已变成空空的遗骸，能见一面也好。要了此心愿，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。”于是不顾一切，流着眼泪，装作制止侍女们号哭的样子，叫道：“大家不要哭！暂且肃静！”借着和父亲说话的机会，把帷屏的垂布撩开。时值黎明，室内光线阴暗，源氏正移近灯火，守候遗体。夕雾但见紫夫人的容貌真乃十全十美，如此冰清玉洁，死去何等可惜！源氏见夕雾窥视却不横加遮拦。他说：“你看她这样子！和生前无两样，然而分明已经无望了！”便举袖掩面啜泣。夕雾也热泪盈眶，不能见物。勉强睁开泪眼，拜观遗体，一看之后，反觉无限悲伤，真个心神不定了。紫夫人的头发随意地披散着，密密丛中却无半点纷乱，耀眼夺目，美不可言。室内灯光非常明亮，把紫夫人的脸庞照得雪白，与生前涂朱抹粉的相貌比起来，这死后无知无觉地躺着时的容颜更见美丽。“十全无缺”一类的话，已经不够形容了。夕雾看见这无与伦比的美颜，连一点寻常之相都没有了，竟希望自己立刻死去，把灵魂附在紫



夫人的遗体上。好一个无理狂妄的愿望啊！

紫夫人生前亲信的几个侍女，都哭得昏厥过去。源氏虽然也悲伤得神智恍惚，只得勉强镇静下来，安排丧葬一切事宜。这类悲痛之事，他从前曾经经历过好几次，但从来没有尝过如此痛彻心扉的苦味。此度伤心，过去没有，可能将来也不会有。葬仪就在当日举行。虽然恋恋不舍，但这种事却有时日限定，终不能永久守着遗体生活，真乃人世可悲之事。广袤的火葬场上，挤满了送葬人。葬仪之隆重简直是无以复加。然而遗体化作一片烟云，立刻升入天空。虽是当然之事，却无法不叫人心痛。源氏悲伤得如醉如梦，靠在人肩膀上来到葬地。见者无不感动，连那些再普通不过的愚民，也都洒下同情之泪，他们说：“如此身分高贵之人，也不得不经历此种痛楚！”何况来送葬的侍女，个个神志紊乱，似觉身在梦中，几乎从车上翻落下来，亏得车副照料。源氏回想昔年夕雾的母亲葵夫人逝世那天早晨，虽然也很悲伤，还不至失去知觉，记得那时月色甚明，但今宵只有以泪洗面，一切都恍如隔世了。紫夫人是十四日亡故的，葬仪于十五日早晨举行。不久太阳升入天空，原野上的朝露消散得无踪无影。源氏痛感人世无常，正如此露，越发厌世悲观起来。心想今后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，为日无多，不如乘此机会，成遂了出家夙愿。但恐后人讥笑他感情脆弱，只得过些时日再说。然而胸中忧郁集结，苦不堪言。

在七七四十九日的丧忌中夕雾大将一直闭居二条院内，足不出户，朝夕侍奉源氏。他看见父亲忧愁苦闷之状，深为同情，自己也不胜悲恸，便竭尽全力来安慰他。朔风凛冽的夕暮，夕雾回忆往事，记得那年朔风中窥见的面影，甚是留恋。而此次瞻仰遗容，又觉恍若梦境。他偷偷地回忆了一回，竟不



源氏物语

堪其悲伤，泪如雨下。深恐别人看见了生疑，连忙一边数着念珠，一边诵念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……”让眼泪随念珠消散。随即吟诗云：

“当年窥身影，忆此恋秋宵。

今日瞻遗体，迷魂晓梦遥。”

他事后回思也不无感慨。此时二条院中高僧齐集，七七中规定的念佛自不必说，此外又命虔诵《法华经》，哀悼之情无限。

源氏晓起方入睡，泪无干时，两眼模糊，整日昏昏沉沉。他从头细想一生行事：“我对镜顾影，自知相貌平凡，此外一切，无不远胜常人。而自髫年以来，屡遭人生不幸，常思借佛法明灯指引，度我出家。只因难下决心，终于因循度日，遂致身受无以复加的苦患。从此以后，这世间已无可留恋之物。从此专心修行，应无障碍。岂知心中如此悲伤混乱，深恐难入菩提之道。”他心中不安，便向佛祈祷：“但愿佛力加庇，勿使我心过分悲恸！”各方都来吊慰，自皇上以下，都异常诚恳周至，远非一般世间应酬。但心事重重的源氏，对此人世浮华虚荣，不闻不见，根本不加留意。然而又不想叫人看出痴迷之状。深恐后人讥评，说他至此晚年，还要为了丧失爱妻而万念俱灰，遁入空门。此番身不由主，更凭添了痛苦。

前太政大臣是多情善感之人，看到这盖世无双的美人香消玉殒，不胜悼惜，屡次来向源氏慰问。他一回想起夕雾的母亲逝世也在同一天，心中就十分悲伤。他在傍晚时沉思冥想：“当时悼惜她的人，象父亲左大臣及母亲太君等，多数也已走了。短命或长年，相差也无几，时光不留人啊！”暮色苍茫，



催人哀思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遣儿子藏人少将致送与源氏。信中说了许多感慨的话，一端附诗云：

“当年伤旧情，此日哭斯人。
旧袖今犹湿，新添旧泪痕。”

源氏正值悲伤之际，看了这信更是百感交集，回想当年秋天悼亡之事，眷恋之情油然而生，眼泪纷落，揩拭不及。乘间写了一首答诗：

“旧怨新愁无两样，
悲秋总是断人肠。”

若将心中哀情尽诉，前太政大臣读后定会责备他感情脆弱。源氏知晓他的性情，所以回信隐忍了自己的感伤，只是向他表示感谢：“屡承殷勤慰问，实不敢当”云云。

葵夫人逝世时，源氏遵照旧例穿浅黑色丧服，曾有“丧衣色淡”之诗。此次紫夫人逝世，他穿的丧服黑色稍深。世间享尽荣华富贵之人，往往为世人所嫉恨，或者倚财仗势，骄傲自满，使别人因他受苦。只有紫夫人待人异常谦恭随和，即使是和她全无瓜葛之人，也都敬爱她。她的一举一动，无论何等细微，都受世人赞誉。应付各种场面，都很诚恳，照顾周至。因此对于她死以后，即使同她并无深缘的一般人，听见风啸虫鸣，无不潸然下泪。何况和她有一面之缘的人，更是悲伤得无以慰情了。多年来贴身伺候、亲睦驯熟的侍女，都悲叹自己何不随着夫人去了，叹其命苦。竟有痛下决心，削发为尼，遁世



源氏物语

入山者。冷泉院的秋好皇后也不断来信去慰问之情，表示无限悲伤。曾赠诗云：

“在世不喜萧条色，
故去应嫌塞草秋。”

如今方知她生前不爱秋景的原因了。”源氏虽已神志昏迷，还是将信反复阅读，不忍释手。他觉得现在只有秋好皇后一人能与我谈心，能慰我心。寻思了一会，哀思略略消减。然而眼泪频频垂落，举袖揩拭，不得闲暇。好容易握笔作答：

“君在九重当俯瞰，
我心灰世衰无常。”

封好信之后，又茫然地沉思了一会。他近来神情一直恍惚，自己也常常觉得伤心过度。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，便常与侍女们同住。又命佛堂里少住些人，以便让僧众专心念经。他和紫夫人期望着永不分离，无奈人生苦短，终要一别，真乃抱恨无穷。现在他希冀死后能和紫夫人共生同一莲座之上，他事一切不顾，只管虔修往生成佛之道。然而又恐外人讥笑，实在可恨。紫夫人丧期中的佛事，一切均由夕雾大将办理，源氏都无力指示。源氏只盼着能早日遁世，只管“今天，明天”地计算。岁月蹉跎，只觉在梦中。明石皇后等人也无时无刻地思念紫夫人，心中恋慕之情犹幸不已。



第四十回 魔法使

冬去春来，烂漫春光只使得源氏的心情越发郁结，悲伤依旧如昔。外面照例有许多人前来贺岁。但源氏都以心绪不佳为由谢绝见客。唯有萤兵部卿亲王来时，才得到接见，请他到内室畅叙，命侍者传诗云：

“民家无复怜花客，
底事春光访客来？”

萤兵部卿亲王含泪答道：

“为爱幽香觅胜境，
非同随游看花人。”

萤兵部卿亲王从红梅树下款步入来，姿态异常优雅，源氏心中想道：“除了此君而外更无别人真能‘怜花’了！”庭花含苞欲放，春色恰到好处。但院内管弦之音已消殒，景象大非昔比。多年来伺候紫夫人的侍女们，穿着深黑色的丧服，悲哀之情依旧如昔。悼念亡人，永远都没有停止的时候。不过源氏这一段时期绝不出门访问其他诸夫人，始终守在此地。侍女们得时时随侍左右，倒也聊可慰情，便殷勤地服侍他。有数位侍女，过



源氏物语

去虽未得到源氏主君的真心宠爱，却时时蒙他另眼相看。但现在源氏孤处一室，反而同她们疏远了。就寝之时，侍女们都必须睡在离开寝台稍远之处。寂寞无聊之时，也同她们闲谈旧事。此时俗念尽消，道心深固。然而有时也回想起从前干的许多有头无尾之事，常使紫夫人对他怀恨，不胜后悔。他想：“无论逢场作戏，或者迫不得已，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事来给她看呢？她心思细密，善能洞察人心深处，却也不无休无止地怨恨我。但每逢有事发生，她总担心后果如何，多少不免伤心失意。”遂抱歉之至，后悔莫及，便觉胸中无法承受。知晓此种事情而现在还在身边伺候的侍女，他就和她们约略谈谈。他想起三公主初嫁过来时的情景，紫夫人当时不动声色，然而偶有感触，便觉心灰意懒，那神色十分可怜。就道落雪那天破晓，源氏娶三公主后第三日，回六条院时，暂在格子门外面伫立，觉得身上犯着凉气。那时天空风雪交加，天气十分恶劣。紫夫人起来迎接他，神色非常和悦，却极力想把满是泪痕的衣袖隐藏起来，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想到这，整夜不能入睡，想到此种情景，不知何时相见——哪怕是在梦中相遇！天色近曙，值夜侍女退回自己房中，有人叫道：“呀，雪积得很厚了！”源氏听到这话，心境完全回复到了那天破晓。但物是人非，寂寂独寝，悲不可言，便赋诗云：

“明知红尘如春雪，
怎道蹉跎岁月迁。”

为欲排遣忧思，照例起身盥洗，赴佛前诵经。侍女们将埋好的炭火挖出，把火钵送了去。纳言君和中将君是他亲近的侍女，



陪着他说话。源氏对她们说：“昨夜独寝，比往常更加寂寞呢。我已习惯了清心寡欲的生活，可是还有一些无聊之事羁绊着我。”说罢长叹一声。他看看这些侍女，想道：“如果我也遁入空门，你们这些人将更加悲伤，实在是可怜啊！”即使是无愁无恨之人，听到源氏静悄悄地诵经念佛的声音，亦必泪流不止，何况这些朝夕伺候的侍女，她们的衣袖哪挡得住狂泻的泪水，感慨实无限量！源氏对她们说：“我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尽矣，可说没有遗憾了。然而又不断地遭逢比别人更惨痛的恶运。想必是佛菩萨要我感悟人生无常、世途多苦之理，所以赋给我这坎坷命运的吧。我虽懂得此理，却故作不知，因循度日，以致到了这晚年，还要遭逢这可悲之事。我已悟到了自己命途多舛、悟性迟钝，倒觉得安心了。今后我身已毫无羁绊。然而你们这一班人，对我都比从前更加亲近，使我在临行分手之时，又平添一种苦痛。唉，我心如此优柔寡断，实在太可悲了！”他举手拭泪，试图掩住泪痕，然而遮掩不住，泪珠从衣袖上纷纷落下。众侍女见此光景，眼泪更加流个不住。她们都不愿被源氏主君抛弃，各人都有心头之苦要倾诉，然而终于没开口，只是饮泣吞声。

如此彻夜悲叹，直到天明；整日忧伤，以至夕暮。每逢寂寥之时，源氏主君便召唤几个出类拔萃的侍女到面前来，和她们谈谈上述之类的话。其中名叫中将君的侍女，是从小侍奉在侧的，源氏可能曾私下怜爱她。但她认为这样是对夫人的不忠，一向不肯和源氏亲热。现在夫人亡故了，源氏把这夫人生前特别疼爱的人，看作她的遗爱，对她格外垂青。这中将君的品性和容貌都不错，正象夫人墓上的一株青松。所以源氏待她和普通侍女迥异。对疏远一些的人，源氏一概不见。朝中公